

人间文学丛书

运动员之恋

肖复兴 著

黑龙江人民出版社

运 动 员 之 恋

肖 复 兴 著

黑 龙 江 人 民 出 版 社

责任编辑：葛凯军

封面设计：王冰迪

运动员之恋

Yun dong yuán zhī liàn

肖复兴 著

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)

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 · 印张 6 6/16 插页 2 · 字数 100,000

1986年9月第1版 1986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3,005

统一书号：10093·712

定价：1.10元

目 录

李富荣和别尔切克	1
红牌与金牌	39
燕归来	50
他没得过一枚金牌	64
国际大师和他的妻子	86
贴深蓝色海绵的球拍	109
热	136
球，落地生花	145
平凡的泥土	163
深深的海洋	178
剑之歌	197
后 记	221

李富荣和别尔切克

他们两个人整整较量了二十三年。一个代表中国，一个代表匈牙利。

今年，李富荣四十岁。

别尔切克比李富荣大六岁。



1959年。匈牙利，布达佩斯。他们第一次相遇。那时，还都是小伙子呢……

这里是诗人裴多菲的故乡。花象诗。云象诗。连迎面扑来湿漉漉的风，也象是一首无韵的诗。

李富荣跳下飞机，感到格外振奋。万里云海，长途飞机的颠簸，并没有使他感到鞍马劳顿。他只不过象从家乡上海到了一趟苏州，近得很哩，有趣得很哩。也难怪，他才十七岁呀！又是第一次出国，一切对于他，象小鸟飞上天空，觉得是那样的新鲜

和新奇。呵！世界原来这样大……

前来迎接的东道主向他伸出了手。这里面有匈牙利著名运动员别尔切克。谁呢？不认识。他没有见过他。他也没有见过他。

忽然，李富荣听见前面有几个金发碧眼的外国人在讲话。翻译正对领队翻译着，有这么几句飘进了他的耳朵——

“王传耀怎么没有来呢？”

“容国团怎么没有来呢？”

这话每一个字都象一枚针扎在李富荣的心上。刚才那喜悦兴奋的心情一下子全都留在蓝天上了。他瞥了一眼那几个外国人，彬彬有礼，矜持，自度。干什么的？记者？运动员？政府官员？谁知道。他们小瞧我呢！

是呀，王传耀，蝉联两届男子单打全国冠军。容国团，几个月前刚刚从 25 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中为中国第一次抱回了勃来德杯。他们两个人当然大名鼎鼎，是中国队的台柱子，是世界乒坛上的显赫人物。他呢，才十七岁，才第一次作为中国青年代表队的一员，出国参加比赛。出师无名，不见经传。青年代表队，就多了“青年”这两个字！唉，倒霉的十七岁！

不过，他们可能不知道：一年前，在广州的全国锦标赛上，王传耀就已经败在了他的手中。两个月前，在北京的第一届全运会上，容国团也已经输

在了他的拍下。是骡子是马，拉出来溜溜！台上见！拍上见！球上见！李富荣又瞥了瞥那几个还在讲话的外国人，故意昂头挺胸，大步径直走过他们的身旁。象一匹骄傲的小马驹，旁若无人一般，驰骋在一片好开阔的草原哟。呵，自豪的十七岁！

战幕拉开了。

十七岁，是一个什么样的年龄呀？在十七岁的人面前，没有采不尽的鲜花，没有掘不开的宝藏，没有战不败的对手。就是大海，在他的眼里也不过是一杯桔子水。李富荣有着一段为时并不长，但却值得骄傲的历史。九岁，握着一块光板球拍，独占全校唯一的球台，横扫全校大小球迷。十岁，攒了一个月的零花钱，不买糖，不买棒冰，自己跑到商店买了一副便宜的海绵球拍。拿着这副球拍，他长了行情，壮了胆气，竟敢和大人，和名手较量。曾经获得全国第三名的女将张逸倩来到他家附近的工厂比赛，他竟敢来一场罗成叫关，挥拍上阵了。“啪”！“啪”！抽着球，跺着地，瞪着这位全国第三名，他居然赢了！他才十岁呀！现在，他十七岁了。他更渴望和名手交锋。赢，就要赢名手。那才解气呢，那才过瘾呢，那才痛快呢，那才神气呢……

此刻，站在他面前的就是一位名手，一位驰名欧洲的老将。他叫哈兰戈索，南斯拉夫人，一个四十多岁的壮壮的大汉。墨绿色的球台象一汪深深的湖水，把这一老一少隔在两岸。每个人手中都扬起

球拍，仿佛扬起帆，驶动了船，看谁的帆樯敢于挂起暴风雨和雷鸣闪电，开达目的港，取得最后的胜利。

此刻的比分是0比2。是李富荣先失两局。再负一局，他就被淘汰下去，名落孙山。

年轻。气盛。李富荣什么时候服过输？国家队到上海选拔人，胖胖的教练傅其芳亲自和他对阵，要掂掂这位十六岁的上海市少年冠军的真正份量。第一局，李富荣输。他服了吗？抹抹汗水，眨眨眼睛，挥挥拍子，他要求：“再打一局！”再打一局，又输了。傅其芳笑了。他没笑。傅其芳要走。他没走。他服输了吗？“不行！再来一局”！象藤死死缠在大树上，傅其芳摆脱不了他这拧脾气的小伙子。好！又来了一局。怎么样？细细的藤不是打败粗粗的树了吗？

现在呢？

李富荣浑身都湿透了，汗水滴进鞋子里，连袜子都湿了，脚粘粘的，不住地打滑，象踩着两条泥鳅鱼。不能就这么输了呀！

哈兰戈索不愧是沙场老将。横拍削球，那球象魔术般飘乎乎旋转着，旋转着，一碰你的拍子就不知飞向哪里了。简直象一只狡猾的鸟，怎么也逮不着，它可是到处恣意在飞，在你身前身后得意地叫。真气人！真急人！

我就和你泡了！死泡硬缠！李富荣心里琢磨好

了对策。不行，球一碰球拍，不是飞出台子，就是撞死在网下。二十一分的球，不能就这样一分分地输掉呀！暂时进攻不成就搓，搓过去！别着急，小心！瞅准机会，一个泰山盖顶，一个落地生花！好，李富荣赢了一个球！布达佩斯体育馆热情的观众都为这个年轻倔犟的小伙子激动了。人们的心总是站在年轻人的一边！观众们拚命地为李富荣鼓掌、加油！终于他扳回来了一局：1比2。

手心里全是汗，他蹲下来，在地板上擦了擦。眼睛里全是球，一个个银白色的小球，飞蹿着，象流星，象雪花，象飞进的水珠。他在捕捉它们！一拍！一拍！又一拍！一分！一分！又一分！马拉松式的拉锯战。一个球一个球地咬，他就象鳔胶，象蛇，紧紧粘上了、缠上了哈兰戈索。

哈兰戈索也已经浑身大汗淋漓。他摇了摇头。说实在的，他还从来没有见过这样难对付的选手，简直就象你的影子，怎么甩也甩不掉，只有你消失了，他才跑了，班师回朝。

终于，李富荣连扳三局，反败为胜：3比2。

不打不相识。哈兰戈索喜欢上这个小伙子。他主动走上前去，拍拍李富荣的肩膀，表示祝贺。共进晚餐的时候，他又向李富荣攥了攥拳头，笑了笑，拍了拍李富荣的胸膛。李富荣明白了，那意思说：“你赢了，好样的！”

是的，赢了！当然要赢！当一名运动员不赢算

什么运动员？要赢世界上一切名手，这来不得半点客气。十七岁的小伙子，够狂呵！

这一切，都被别尔切克注意到了。

几天后，还是在这座体育馆，李富荣和别尔切克相遇了。这引起观众极大的兴趣，一个是刚刚击败了哈兰戈索的新秀，一个是匈牙利人民爱戴的名将。观众的心，偏向哪一方呢？

他就是别尔切克呀！他曾经赢过我国许多著名选手。虽然才比我大六岁，今年也不过二十三，却已经冠盖欧洲，独霸一方了。李富荣在打量着他：中等身材，健壮隆起的肌肉诉说着他的力量，蓝而泛黄的眼睛掩藏不住内心的桀傲，一头不怎么听话的金发总有那么几缕竖立着，显示出他的倔强、好斗。

别尔切克也在打量着李富荣。这就是中国不可忽视的后来者呀！行家看门道，别尔切克有着一双独具的慧眼。虽然，他才初次认识李富荣，但在前面几场比赛中，象磁石一般把他吸住了，他看出了李富荣的潜力。那是一泓潭水，别看水清如许，却不知能有多深呢！刚刚战胜了哈兰戈索，又战胜过全英冠军哈里森，李富荣势头正旺，恰若一把森林之火，虽然刚刚起头，那以后却是不堪设想，不可限量呵！别尔切克做好了充足的准备，不能让火烧到自己头上。

这是一场雷与电的交锋。这是一场山和山的对

峙。这是一场波连波的冲击……

谁想到呢？裴多菲的后裔不仅有着诗才，也有着将略。别尔切克最后以3比1战胜了李富荣。

李富荣当场差点没掉出眼泪。

他能服这口气吗？



1965年。南斯拉夫，卢布尔亚那。整整六年，手心发痒的六年，他们才再度对阵

“复仇”的心理，几乎是每一个运动员都具备的。谁不想打败那曾经打败过自己的对手呢？这意味着就是胜利。几百年、几千年流传下来的体育竞赛，陶冶和培养了各个民族、各国运动员这种必胜心，这种荣誉感。

六年，整整六年呀，李富荣总想和别尔切克对阵，战胜他，报布达佩斯的“一箭之仇”。可惜，六年不算短的时光，机会只给了他一次，他还是输了。是1960年，匈牙利队访华。在北京，在祖国父老兄弟的众目睽睽之下，又是一个0：2。他觉得那无异于奇耻大辱。

也许，失败更能锻炼一个人，就象物理学上的反作用力。李富荣变得更执拗、倔犟了。问题在哪

儿？失败逼得人思索起来。对付守球的能力差，攻球的力量弱。找到了，练！只有练！世界给予每一个成功者开辟的道路，都是这样一条：笨而艰苦。成功者的事业从来都是愚人的事业。他向老一辈的运动员学习，王传耀、容国团、杨瑞华、姜永宁……都曾经是他的老师。每天挥动几百次乃至上千次球拍，练的就是这胳膊劲。单调、枯燥，汗落在地板上，摔碎了，碎成多少瓣？就象他抽碎了的乒乓球一样多。仗着年轻，睡一宿觉，第二天清早又来了劲。运动员的生活，可不象运动衫一样色彩纷呈。他都不敢跟家里的亲人诉说这其中的艰苦。他怕妈妈伤心。他怕爸爸担心。他怕哥哥操心。他只是练。他只想赢！

即使是最普通的训练比赛，他也要郑重其事地要伙伴们做裁判员，打满五局，起码也得打满三局。“谁输，谁钻球台！不是横着钻，要竖着钻，距离长！”真要命，还得来点带刺激性的！当然，他不只一次地钻过球台。这不要紧，这不是目的。要紧的是让你最后也钻球台。目的是他最终要独占鳌头。

徐寅生直摇头，对别人直讲：“我打球，最不愿和李富荣打。他老缠着你好象怎么也赢不了他似的！”

他真有股子粘劲。

就是平常回到运动员宿舍，或者外出比赛，坐在火车上，闲来无事，打打扑克，下下象棋，只要

他一出场，得！气氛立刻紧张，处于临战状态，双方都象凝结成了冰。他非要赢不可！大家看透了他的脾气，也就不和他叫真。让他磨得实在没办法了，只好让他一盘，才能鸣锣收兵。否则，他会拽着你一盘接一盘地打下去，打下去。不过，这还不能让他看出来，不然他会不干的，会撅起嘴，一脸云彩，缠着你，重新比个输赢高低。真是没办法，他的大脑皮层的每一个细胞似乎充满的全是比赛，全是胜利！

教练员都喜欢自己的运动员具备这种性格。运动员都害怕自己的对手具有这种性格。

象一块棱角分明的岩石，李富荣是一个性格型的运动员。他不会把秘密隐藏在内心，而准要宣泄在眉宇间。睡觉时，也不会老实呢。每天入睡前，他都是要把自己这副转战南北的球拍放在枕头底下，仿佛怕人偷去似的。有一天晚上，他做梦还在打比赛呢，对手就是别尔切克。他赢了！一分，又一分！一拍，又一拍！赢得解气，扣得过瘾！他好高兴呀，场上不得见，梦中来相逢。“啪”！他不知怎么搞的，竟从枕头底下抄起球拍，一拍打在了睡在他身旁的周兰荪的头上。“哎哟”！疼得周兰荪叫唤着，惊醒了。梦境中，闪烁的也是如醉如痴的胜利光环……

胜利，对于运动员是一面无声的旗帜！

两年后，1961年，在北京举行26届世界乒乓

球锦标赛。李富荣是中国队参加团体赛的运动员之一。别尔切克是匈牙利队参加团体赛的运动员之一。山与山不相见，人与人总相逢。就等着这一天呢。李富荣早就摩拳擦掌准备好了。

半决赛时，中匈两队相遇，机会来了。李富荣跃跃欲试，象听见了号角声的战马，一个劲儿地炮开了四蹄，扬起了头，抖动了鬃毛。谁知道，教练员傅其芳并没有叫他上场。坐在一旁，看着伙伴们战胜了别尔切克，心中的滋味毕竟是不一样的。那好比童年时，看见了伙伴们从海边拾来了虎纹贝壳，虽然送给了他一个，但毕竟不如他自己到海边的沙滩上，让海水打湿了裤腿，让海蟹咬破了手指，回到家又挨妈妈一顿骂，可是，他毕竟有了自己拣来的贝壳了呀……

虽然，这一次比赛，李富荣夺得了男子单打的世界亚军，成为了世界第二号种子选手，别尔切克远远地甩在了他的身后。可是，他并不那么得意。为什么呢？一来，他没能参加团体决赛，连半决赛都没有他的份。二来，他没有能和别尔切克决一雌雄，那“仇尚未报”呀。

又过了两年，1963年，在布拉格举行27届比赛。真遗憾，他又没能参加团体决赛，他又没能和别尔切克对阵交锋。阴差阳错，他们两人只是场外时常相遇，却不能在场上挥拍交手。命运是在诚心不帮助他，还是在有意磨炼他？他不知道。他只知道

道自己在比赛前，特意刮干净了脸，准备上阵了。可是，没有上阵。胡子又长出来了，还是没有和别尔切克对阵。呵，一晃，胡子长出来了，由毛绒绒变得硬硬地扎手了。四年前呢，嘴巴上还是光光的呢。时间呵，对于运动员更为弥足珍贵。体育事业是青春的事业。一个运动员能有几个两年可等呵！他渴望着和别尔切克相逢。此外，随着路途的加长，他又添上了一个心上的负载：要参加团体赛。一个乒乓球运动员，不用自己的战斗去赢得亲手抱一抱斯韦思林杯的资格和荣誉，那不是枉当了一名乒乓球运动员了吗？那是乒乓球运动员的珠穆朗玛峰。

这一届比赛，他又获得了男子单打世界亚军。他依然并不十分激动。离开体育馆，穿过门前簇拥着的那么多对他痴迷的捷克男女观众们，坐上回旅馆的大轿车，他心里对自己说：“两年以后，我还得干！”车子驶动了，一街灯光闪烁，一天夜色如海，一起向他尽情扑来……

又一个两年过去了。28届比赛在南斯拉夫的卢布尔亚那体育馆举行。六年的磨砺呵，时间是一块磨刀石，磨出人的毅力、智慧和本事来。日本的“乒乓皇帝”荻村，西德的“削球机器”绍勒尔……多少名将败在了他的手下呀！如今，他也成为一员赫赫名将了。他的名字真有了世界性，在全球乒乓球迷中传颂。

听听大家给起的外号是很有趣的——

国内称他是“拚命三郎”。

法国称他是“好斗的小公鸡”。

南斯拉夫称他是“美男子加轰炸机”。

日本称他是“不是世界冠军的冠军”。

此外，英国伯明翰的华侨曾送他和小将们一面锦旗，上绣四个大字：“威振海外”。更有意思的是他手中这只有 2.5 克重的小球竟一下子掠走了那么多如梦如痴南斯拉夫少女的心。她们竟追踪着他，看他比赛，为他欢呼，等他出场，甚至想吻一吻他，想得到他的爱情……

这些，对于他当然是荣耀。可以说，做为一名中国乒乓球运动员，还从来没有象他这样引起如此强烈的轰动。可是，他总有点不满足，这倒也不仅仅是他还没能参加得了团体决赛，也不仅仅他依然是单打的世界亚军，而冠军总是给予了同伴。使他梦牵魂绕，久久耿耿于怀的是他还没有报六年前输给别尔切克的那两局之“仇”呀！

这一次，他的心事如愿了。

天助我也！他激动得又刮干净了胡子。光光的下巴，已经有些泛青了。他已经 23 岁了，和六年前别尔切克一般大。不过，他真希望眼前所要发生的一切依然是六年以前。他希望自己永远十七岁！还有什么比运动员的年龄更为珍贵的呢？

和日本队争夺团体冠军决赛前夕，李富荣听到徐寅生这样分析：“用我比较稳，用周兰荪比较凶。”

用李富荣又稳又凶！应该让他出场！”徐寅生说话总是这样富于哲理。他自己主动退出了团体决赛。为什么？为了自己吗？不！为了祖国的荣誉。

当傅其芳拍拍他的肩膀，嘱托他上阵时，李富荣的心里油然升起一股崇高的情感。不仅仅是为个人争气，小小的乒乓球连着几亿人的心啊！他开始为自己十七岁的幼稚、冲动和狭隘复仇的心理，感到羞惭。一时间，他觉得自己成熟了。在他二十三岁的时候，才刚刚向幼稚的少年时代挥挥手，告别了。

李富荣在他的运动生涯中走上了一个制高点。

他胜利了。中国乒乓球男队胜利了，蝉联团体冠军。中国欢呼了。

有着这样的技术和心地，李富荣和别尔切克在单打比赛中相遇了。六年了，难熬的六年，汗水浇注的六年，手心发痒的六年，终于过去了。历史，为他设下今天的相逢。祖国，拍了拍他的肩头，向他寄予着新的期望。他又站在了墨绿色的球台旁，别尔切克站在他的对面。白白的，布满方格网眼的球网横在他们的中间。上万名的观众为他们双方鼓掌。一切，又恍惚回到了六年前……

可是，这毕竟不是六年前了。李富荣终于“复仇”，取得了胜利。比分富于戏剧性，和六年前一样，也是3：1。只不过双方的数字颠倒了。

李富荣在这个时候，有一个极大的闪失。他毕